

一群小人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起伏
十多年的坚守、探索与轮回
来自于底层，最后又归于底层

为你

周项皆 / 著

我要做更好的人

文匯出版社

为你我要做更好的人

周项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你我要做更好的人 / 周项皆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96-0830-0

I. ①为…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285 号

为你我要做更好的人

作 者 / 周项皆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280 千

印 张 / 20

书 号 / ISBN 978-7-5496-0830-0

定 价 / 38.00 元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主题是，不论遇到什么
祸害、瘟疫、侵略、奴役、灾难，善和美的生命都要活
下去、坚持下去、抗争下去，善和美的生命永远优胜
于死亡。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心中的太阳	1
第二章 路途曲折	18
第三章 走上神坛	37
第四章 圣地失色	56
第五章 良心	77
第六章 交易	95
第七章 内外交困	117
第八章 歌声嘹亮	138
第九章 新的出路	161
第十章 苦涩真情	183
第十一章 甜去苦来	202
第十二章 那是一条命	224
第十三章 诱惑	244
第十四章 危机	267
第十五章 跟头	288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遍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

施大伟喜欢这首歌，郭玲玲听他唱过。如今，熟悉的音律还会在耳边回响，可俊影已离去，郭玲玲潸然泪下，轻轻咏诵：“我恨，为什么要把我抛进这个时代；我爱，为什么要让我享有这个时代。”

第一章 心中的太阳

海天集团是市里的老牌国有企业，施大伟是这个集团下的海燕公司的体改办主任，长得英俊潇洒，和费玉清有几分相像。眼下，施大伟正跟着海燕公司总经理黄祖贤、技术部主任季康等在浙江大地上考察，横里竖着走了许多地方，观察了个透。

浙江经济不是点线布局，而是密集均匀地洒落在城镇乡村的每一寸土地

里、每一条缝隙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咄咄逼人的拼杀和跳跃，正是这种拼杀和跳跃，黄祖贤有一种濒临死亡的窒息。

“你好哇，黄总，老朋友，欢迎啊。”浙江红枫叶集团的陆董事长伸展双臂大步走来，一把抓住黄祖贤的手死劲摇着。他身后紧跟着一位漂亮的女孩。

“士别三日，得刮目相看，如今我可比你寒碜多了。”黄祖贤略带羞愧。

“哪里，是海天集团容不下你这个有思想的人，一直压着你，”陆董事长凑上前，悄声说，“国有企业就这德性，照我的个性，早就不干了。”

“都说私营企业有活力，我们想取真经，考察体制改革问题。”施大伟迈上一步。

“说得好，关键是体制，”陆董事长转向身后的女孩，“郭玲玲，黄总是我的恩人，当年我起步时，是黄总拉了我一把，挑我做生意。我的做人准则就是，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黄总是陆董事长的恩人，更是我们的恩人。”郭玲玲嫣然一笑，牙齿整洁的像一排脂嫩的白玉，上面是湿润殷红的嘴唇。

“你真会说话。”黄祖贤刚一眯笑，马上就收敛住了，向陆董事长，“我还以为是你的女儿，不过，还真有些像。”

“呵呵，我哪有这个福气，她是浙江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实习，我见她反应快，形象好，就让她帮我做接待。”

“原来是这样。”黄祖贤频频点头，仔细地打量着郭玲玲。

“尽管我们在产品上有竞争，”郭玲玲落落大方，“可陆董事长说过了，我们对黄总绝对不保密，黄总想去哪里就陪去哪里；黄总想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

“我想先看你们新近引进的德国生产线，开开眼界，有了感性认识后再去会议室详细讨教，”黄祖贤看着陆董事长，“怎么样？”

“那就请吧。”陆董事长右手一伸一摊。

黄祖贤等跟随陆董事长来到通往车间的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郭玲玲帮黄祖贤换工作服、戴帽子，套鞋套，纤细手上下左右、轻柔缓慢地移动让黄祖

贤心悦神移。施大伟等也抓紧换好了行头。陆董事长轻轻推开里面的门，明亮的空间展现在眼前，看不见一点灰尘，高大的设备横卧着如同巨龙，静静地运行着没有噪音。黄祖贤、施大伟、季康等傻了。

黄祖贤和陆董事长走在头里，几步远的后面是施大伟和郭玲玲，再后面是季康等其他人员。

“你的普通话里带着我家乡的口音。”施大伟瞅着郭玲玲。

“是的，我家是蓝江市的，现在还有个母亲在家里。”

“呵呵，我也是蓝江市的，这就叫他乡遇故知己，人生一大幸事。不过，我离家去省城念书、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

“你像一个台湾歌手……”

“费玉清。”

“嘿嘿，你一点也不谦虚。”

“干吗要谦虚？有几次我走在马路上，好几个女学生还追着我签名、鲜花、合影。其实，他的歌更像我。”施大伟得意地笑了。

“他像你？！那你是歌帝了，我有机会欣赏吗？”

“随时恭候，呵呵。”

“我毕业后想回家，最好是在省城找份工作。”郭玲玲转了个话题。“你可以来……”施大伟戛然而止，他喜欢郭玲玲的热情，希望一直能见到她，可是，海燕公司的现状——一个半死不活、只差被市政府抹去的烂摊子——说不出口啊。

“如今企业嫌人多，都在压缩编制，是吗？”郭玲玲张大了眼睛。

“嗯……也不见得全是。”

“郭玲玲，”陆董事长停住脚步回过身子，“你过来一下，设备上有些英语字，你给黄总解释一下。”

“好。”郭玲玲应声跑了过去。

施大伟的胳膊被触了一下。“怎么样，比你老婆漂亮、温柔吧。”季康嬉笑着凑上来，瞅着郭玲玲。

“我老婆就那么差？！不过，这女孩的性格很讨人喜欢。”

“当心我回去告诉你老婆，让你跪玻璃渣。”

“你胡说什么呀，我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只是一种客观评价。”

“别不好意思了，如果你老婆有她一半温柔，就绝不在她之下。这也可以叫婚姻的‘七年之痒’、‘十年之疲’。”

“你别借我发挥，这山望着那山高，”施大伟瞪了季康一眼，“你女朋友对你不错，而且也是你们县里的一朵花。”

“和她相比，简直就是山里的土鸡，唉，”季康叹了口气，“只可惜我们海燕不争气，太差了，哪有名牌大学生看得上我们的！”

返程路上，车子疾速而颠簸，车厢里安静的怕人，只有引擎轻微的鼓突声。黄祖贤拧紧着面孔一言不发，心情沉重地要窒息，抱怨、愤怒、自责汇集在一起，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撒——是集团庸碌？市政府官僚？下属懒散？还是自己明哲保身不作为？一阵混乱激愤之后，他觉得疲惫，想到自己已经过了55岁，可面前的路却是那么坎坷、容许他活动的空间又是那么狭小。“咳……”黄祖贤一声轻叹。

施大伟被惊动了，几次想开口劝释，可当他触到黄祖贤严峻的目光时却被震慑住了，怕说不恰当的话更增添黄祖贤的烦恼。昨天晚上，黄祖贤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向他透露，想退却了，他急了，深知在这个节骨眼上黄祖贤要是退却的话，海燕公司立即就会垮台，所有员工都会像集团内其他几家公司正在做的那样，另谋出路。他当即苦劝黄祖贤放弃这个念头，他分析指出，海燕公司的衰败主要是，资产没有人负责；个人利益和公司发展没有联系；黄祖贤缺少权力、权威，各方面的关系像无形的手掣肘着，比如，想开除一个人也不行，只有革除陈弊，转上浙江企业的体制才是出路，而革除陈弊的关键是让黄祖贤有足够的权力、权威……他立誓以黄祖贤马首是瞻，忠心不二……整个海燕公司里只有施大伟能和黄祖贤这样说话、交心，黄祖贤被感动了。

施大伟回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阴霾弥漫的心头突然闪烁起一缕明亮、掠过一丝温暖、撒下一片滋润，那是郭玲玲的微笑，阴霾下的一片干涸长久的焦土开始湿润、萌动、丝丝甜美。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失落——尽然没有留下

她的电话和联系方式。他下意识地默默念叨起昨天的日子：1995年10月……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可心就是这么活动的。

回到公司，黄祖贤命令所有同行人员不得回家，所有中层干部立即赶回来开会，天塌下来也不准请假。傍晚，人陆续到齐了，黄祖贤绷紧的面容确定了会议的基调。

“我坐不住，揪心啊，金华的副市长要拉我上雁荡山玩几天，我有那份心事吗？海燕公司已经陷入绝境了，”黄祖贤声音低沉，不停地扫视着每一个人，“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订货为什么越来越少？是浙江的许多工厂起来了，一溜式地摆着最先进的德国设备、最先进的生产线，论产品的产量、质量都比我们高，规格也比我们全，客户一个 Offer（要约）过去，全能满足，而且能耗、成本又比我们低，”他的目光异常严峻，“大家怎么都把头埋下去了？害怕了？你们啊，连人家公司里的女实习生都不如，”他停顿了，看着前面的空间，闪现出了一丝温和，突然转出一道寒光，“砰”的一拳擂在桌面上，“我们拿什么竞争？等他们最近进口的一批设备全部投产后，我们的订单就是零，上千人要下岗，5个多亿净资产都要丢到海里去了！”

全场鸦雀无声，喘息声也没有，颗颗头颅低埋，手笔僵直。

“怎么都像死人一样，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提出旷世救世的办法！哪怕是指责我这几年的失误也行！如果现在谁能站起来讲、骂，我一概感谢，重奖，施大伟，”黄祖贤声如沉钟，“你不是很有主意，想法也很多吗？”

“黄总，”施大伟迎着黄祖贤咄咄的目光，沉住气，保持着语速，“我们谁都不会说你有失误。这几年来，你为海燕公司操碎了心，几年前就提醒我们会遇到这场危机，就提出产品和设备升级换代，我们为此还做过技术改造方案，可报到集团、报到市里，到现在还没有批复，原因就是投资总额超限需要上报省发改委审批，省、市发改委却在犹豫要不要删除我们整个行业，扯不尽的皮。结果呢，一晃几年，浙江乘势上去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次在浙江都看到了，老板说了算，一言定乾坤，什么总投资超限额，不就是一拆几嘛，分成一期、二期、三期，三个项目一起上。季经理，”他把目光投向对面的季康，“你说是吗？”

“是的，是的，”季康一个劲地点头，灯光照得脸色发白、虚弱。

“牢骚有什么用？公司垮了又有谁听你解释？还不是我们自己吞噬苦果？！”黄祖贤厉声说，“别说人家会骂我们活该，就是家里老婆也要骂娘，每天的油盐酱醋就是硬道理。”

“黄总，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施大伟的声音不大，却很坚定，“你说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

“对，就听你的。”几个声音附和着。

“好，”黄祖贤露出一丝微笑，“既然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敞开谈了。施大伟说的对，据内部消息说，市里正在制定产业调整规划，不想要我们这个产业了，一句话，不想要我们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该自生自灭了。”

会场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黄祖贤脸上。

“我们能等死吗？”黄祖贤打破寂静，“20多岁的买断回家，40多岁的退休，还有什么大好时光？！还有什么尊严？！”

会场显得焦躁、激愤。

“所以，我想过了，我们海燕不理睬它，就是不关，就是要逆势站住，哼，”黄祖贤自信地一笑，“我这次还真不信那个邪，一定要领着大家逆潮流而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保上千人的饭碗就是硬道理，到哪里去打官司都不怕，天塌不下来！”

“啪啪……”会场响起来一片掌声、赞许声。

“我们要赶在市里的产业调整规划出台前，重新布局海燕公司的产品、技术升级。”

“黄总，我们跟你走，赴汤蹈火。”施大伟激动地喊着，不失时机地创造气氛烘托黄祖贤的权威、凝聚力。

“对，我们跟你走……”会场沸腾了。

黄祖贤激动了，感觉到了人们心底涌动的巨大能量，那能量是由无数的“一个心眼”、“一份信任”、“一种交付”凝聚而成的，只认一个死理——跟着他一个人冲锋陷阵。“我现在部署工作了，谁也不要讨价还价，谁要讨价还价，现在就离开。”黄祖贤坚定有力。

“坚决服从，即使拿我开刀，我也不说一句冤枉。”施大伟“豁”地站立起来，挺胸喊着。

“嘿嘿，给我坐下，”黄祖贤温和地看着施大伟坐下后，“最近高血压病怎么样了？”

“我年纪还轻，加上药物控制，一直比较稳定。”

“你怎么遗传了这么个毛病？！要多休息，注意调理，接下来的任务会很重，如果把你累垮了，我于心不忍啊。”

“不碍事，士为知己者死，”施大伟激动地说，“在生死存亡之际，一个意志、一份忠诚是胜利的基本保障，因此，是否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您黄总的意志，是政治问题。”

“谁都明白，”黄祖贤保持着凝重，“海天集团、海燕公司如果不改变体制，我黄祖贤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施展不开、纵然有一腔热血也将泼洒黄尘，只留得一心悲愤、空鸣，消散在历史的朔风中，”他胸有成竹，“关键是体改，具体地说，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办，给企业放权，给企业管理层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有高度自主、自由的经济。”

“还有，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企业的经营责任、业绩和个人利益挂钩，主观为个人，客观为社会，不应该回避从追逐个人私利出发驱动每个人对企业负责、为社会服务这一事实。”施大伟补充道。

“呵呵，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比较妥贴。”黄祖贤满意地笑了。

“黄总，方案我来做，在体制上想走多远，请黄总定夺。”

“走多远？呵呵，多多益善。”

“好，”施大伟兴奋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敢上天摘星星！”

“没有那么高，你想摔死我？！”黄祖贤收敛了笑容，“你抓紧起草一个体制改革报告，搞经理班子承包制，像浙江一些国有企业早年做的那样，只要给我们松绑和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就行；还得裁减一部分职工；停掉一些没有效益的产品；引进先进设备，等等。我会不遗余力地向集团、市体改委争取的。”

“好。”施大伟迎着黄祖贤的目光不住地点头，在他看来，黄祖贤的目光就像督战队的枪口，如果自己拿不出一个可行、清晰、正确的方案，是绝对要被

开杀的。

“第二项工作，”黄祖贤转向季康，“你立即牵头成立项目工作小组，搞个引进设备的可行性报告，在向集团和市里申报的同时就和德国公司联系，进行商务洽谈，安装设计，不要等了，这就叫边申报，边审批，边商务谈判，边设计。”

“是把项目拆分成几个独立项目，缩小每个项目的总投资申报吗？”季康谨慎地求证着。

“这还要问吗？”黄祖贤狠狠地瞪了季康一眼，“不要上报到省里去，”他自信地一笑，“在市里，我能说上话。”

“还有资金问题。”财务部洪经理插了一句。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黄祖贤不满地冲了一句，“别人都在领受任务，你只会提问题、踢皮球，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为我担当一点，拍胸脯说你去落实资金？！”

“是，是。”洪经理低下头，脸色一阵白，一阵红。

“大家放心，我会领着大家一起攻关的，比如银行、市发改委、集团公司，等等，我还会专门拨出几十万块钱来作攻关费、接待费，该请的请到，该送的送到，公司再困难也不省这几个笔，如今就是这个氛围，不是我个人所能抵挡得住的。”黄祖贤扫了一圈，“在座的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现在都说出来！”

会场鸦雀无声。

“那好，我就给每个人定责任了，最后，成败都会有说法。”黄祖贤的声音很重，敲打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我把丑话放在这里，最后谁要是干不成，拖了后腿，立即撤职、开除。”

黄祖贤“新政”开始了，职工们背地里都称其为“权威新政”。“权威新政”像一把大火，烧着每个人的屁股走，人们的办事速度和效率高过以往N倍，黄祖贤更像一团烈火、风风火火地燃烧不熄，有一次还因过度疲劳晕倒在办公楼过道上，职工们都潸然落泪。

施大伟接到了郭玲玲的电话，一阵意外、欣喜、温暖，原本淡漠的景象又

鲜活起来。“听到你的声音，我非常高兴，你有事吗？我愿意效劳，呵呵。”施大伟笑着。

“哪敢要你效劳，呵呵，我想打听海天集团的事。”

“想知道什么？”施大伟的心阴冷下来。

“我母亲说，海天集团靠不住，效益很差，要关门了，不能去那里。我说不，我见过他们的人，各个意气风发，没有传说的那么衰。”

“难得有你这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很想念你，都希望能和你一起工作，可是，我不能欺骗你，海天集团是比较糟，不过你要相信，我们一定会顶住的，黄总绝对不是一个能随便被打倒的人。”

“你们这一群人像一团火，让我很感动，和你们在一起，我也会燃烧的，会成钢的，我不怕困难，不图钱财，只图这种精神。”郭玲玲激动地说。

施大伟又说了许多，不失时机地加注进了激情、坚毅、智慧，以图打动郭玲玲，增强吸附她的磁性，过了一会儿，施大伟就感觉到了她哽咽的声息。

施大伟起草的体改方案几经讨论和修改后上报了。黄祖贤对施大伟说：“不要等，不要等批复下来，一边等批复，一边推进工作，上面攻关是我的事，下面裁员、安置是你的事，出了事情我负责，不过，你也要为我多担当点，不要出乱子，裁员、安置工作粗不得，一定要做好、做细，要富有同情心。”

施大伟细心琢磨，设想了许多方案和预案，尽可能不闹地震，可是工作一展开，依旧是晴空霹雳、电闪雷鸣，每天找施大伟哭诉、抱怨、吵闹的人络绎不绝。施大伟那张俊美的面孔、和蔼的微笑、侠义的肝胆、情真意切的耐心叙说，吸纳、包容、化解了无数次巨大的冲撞。

施大伟又被几个婆婆妈妈堵在办公室里了，他依旧露着微笑，耐着性子解释、劝说着，忽然，有人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车间出事了，一个叫陆英娣的女工因为证实了自己要被裁员（提前退休），在车间里撞机器要自杀，虽然被工友们强行拖住，可因为伤心过度、情绪激动，哭得昏厥过去，诱发了心脏病，被送到医院去了。

施大伟急了，他熟悉这个女工，知道她的命运坎坷。她是个插队落户的知青，丈夫原来是公司里的工人，好多年前因工伤致死。为了照顾家属生计，公司，更确切地说是黄祖贤拍板，让当时还在农村的陆英娣顶替进来。如今她和女儿英子相依为命。

施大伟疾速走出办公室，遇见疾步而来的黄祖贤，简单地汇报了几句。“我想这就去医院看她，了解一下情况，避免出现极端事件。其实，提前退休的收入不比上班的少，而且还有2万元一次性补偿。”施大伟望着黄祖贤。

“我也正是为这来找你的，现在就和你一起去，也当是一次调查研究。”黄祖贤自责起来，“看来，我的工作思路是有些简单、急躁，裁员和安置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下一个文件、简单计算一下就行的，因为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都有思想，都有生存、劳动、幸福的权利，都要尊严，这事如果轮到我头上，也一定会抗争一下的。”

黄祖贤和施大伟赶到医院才知道，陆英娣为节省费用已经回家了。他们掉头就走，来到陆英娣的家，刚要敲门，就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哭声透过薄薄的门板传出来，哭声里还夹杂着陆英娣的拍打、斥骂声：“家里都这样了，你还不好好读书。这样下去，你下辈子也是个穷命，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施大伟赶紧上前敲门，里面的斥骂声停止了，女孩的哭声也轻了，门被拉开了，陆英娣站在门口，一阵惊诧过后就是无声的怨愤，很不情愿地让黄祖贤、施大伟进门。

房间很小，一居室，是个50年代建造的老工房，卫生、厨房几家合用。老式工房的室内空间原本比较高，因为搭建了一个阁楼，空间被压低了，刚够一个人站直。阁楼上是个简单的地铺，一张矮小的桌子，沿墙一排纸板箱，由一个狭窄的木头梯子连通上下，那里就是英子的生活空间。楼下靠墙是一张床铺，墙角和床铺底下堆砌和塞满了箱子、盒子。旧式的五斗柜、大衣橱、方桌挤在一起，三五牌台钟、电风扇、小尺寸的彩色电视机坐卧在五斗橱上。方桌上摊放着课本、作业本。

英子站在桌边用袖子擦着眼泪，10岁出头了。施大伟瞄了一眼作业本

子，上面有几个红色的“×”，角落里写着大大的“3”字，字下面是两道重重的红杠、日期，还有老师的一些评语。

陆英娣冷冷地招呼他们入座，一言不发，充满了敌意。

黄祖贤拉过英子，让她靠坐在自己腿上，掏出手巾纸轻轻地擦拭去她的眼泪，哄了她一会儿，便柔声柔气地询问起陆英娣的病情。

“没什么，都好了，”陆英娣没有好气，“不会给公司添麻烦的。”

“不存在添麻烦，你还是公司的人嘛。”黄祖贤用目光示意施大伟发言。

“吭吭，”施大伟清了清嗓子，略微思考了一会，“你不用过度担忧，黄总很体谅大家，也不会不管大家，企业好了，一定请你回来，而且，你不是买断工龄，是提前退休，有退休金、医疗保险，还能拿一笔补贴。能有这笔补贴也多亏了黄总这几年励精图治积累了一些钱，其他公司就没有这个待遇。”

“上班毕竟是个有面子的事，而且公司变好了还会增加收入。”陆英娣毫无表情。

“你的情况我们是反复研究过的，”施大伟微笑着，“谁都有困难，可是，你也知道，不安排一些职工离岗，企业发展不起来，以后也不会好，而且，市里也说了，随着经济发展，退休工资还会涨。”

“哼。”陆英娣冷笑一声，不信任。

“这是改革，改革就会有代价，”施大伟振振有词，“你们承受了改革的代价，用生命支持着改革，我代表公司感谢你们，公司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哼，”陆英娣又是一声冷笑，“现在人心自私，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把我们扔出去后你就算大功告成了，可以领赏了，哪里还会记得我们?!”

“不能这么说，你们到哪里都还是我们大家庭的人，你们有什么事公司一定管。”施大伟暗暗吃惊，没想到陆英娣以及其朴素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命题，每个人都在追逐私利时，结果不一定是共赢的。

“哼，但愿如此。”陆英娣只能用微不足道的冷笑来抗争。

“你的心情我理解，”黄祖贤抚摸着英子的头，“这事轮到谁头上都笑不起来，可我们也是万不得已。如今，你们做出了牺牲，为海燕公司争取到了明天的进步，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因此，你们就是功臣。施大伟再努力也不会有

这份殊荣。”

“明天？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谁说得清楚！”陆英娣低下头，目光暗淡，声音在嗓子里打滚。

“明天，”黄祖贤真诚地说，“生产力高度发达、生活更加富足、老革命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社会风气明显转好。”

陆英娣的眼睛开始发亮。

“是这个道理，市报也是这么说的，总该相信了吧，”施大伟从提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一片文章，“你看，省政策研究室的一个专家——周翔翼写的这篇文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就说得就很透、很到位、很有道理。”

“我看不懂，也不想看。”陆英娣把脸扭向一边。

“那就让我来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大河有水小河满，社会富有了，就可以拿出更多的财富来实现共同富裕。”施大伟微笑着。

“我不喜欢讲大道理，以后的事我也想不了很远，不过，我相信黄总。”

“谢谢，我再重复一句，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黄祖贤激动地说。

“谈不上谢，我就记住‘共同富裕’这句话，我只要你们记住今天的日期、时间、地点，你们所做出承诺。”陆英娣枯皱的眼窝里滚动着泪珠。

黄祖贤告辞了，眼睛红红的，出门后背对着施大伟擦拭起眼泪，而后默默无语地坐上汽车。

“她情绪还比较稳定，不会有问题了。”施大伟迈进车，发动了车子。

“她的日很难，可还那么识大体，你要知道，没有她们的认可，任何改革方案都推不动，这就像打仗一样，计划定好了，冲锋号吹起来了，士兵用命才使将军功垂千古。将军在授勋的时候，有人可是失去了丈夫、儿子、父亲呀！”

“是的，”施大伟感动了，“你的意思……”

“你再想一想，陆英娣是不是能够再留一段时间。”

“留一段时间？多长？”

“尽可能长，作为一个特例。”黄祖贤目光严峻，“当领导的，作为党员干部，不论在改革谋划时，还是在推进时，心里都要有群众，都是为了群众。”